



服部文庫
117
86
7



117
86
7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九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會稽馬邦良君遂父校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
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
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
市勝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媪皆異
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啗鳴范增謀謨
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眎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



知信乎吁

君王后

戰國策秦昭王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鑊錐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用修曰連環之制玉人之巧者為之兩環互相貫為一得其闕換解之為二又合而為一今有此器以銅為之謂之九連環閨婦兒童以為玩具而著書者云以鐵錐破之若如此則一愚夫婦能之何以稱多智而服強秦哉愚謂玉環之制必非銅環之比果即此器秦何足以難君王后君王后亦何為

徧示羣臣而不知解耶縱使可解然不若鐵錐之能武奮發使人有畏服不敢侮貳象此正愚夫婦之所不能及者也北史齊神武嘗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是之亂絲無甚難理而文宣抽刀一斬自是英雄手段若如楊說則文宣之智不如博陵華山矣史載唐太宗有駿馬名獅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在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曰始則箠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槌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婦人多智有膽畧者大率如此

遠伯玉車聲

衛靈公夫人夜聞車聲至曰此必遽伯玉也公戲曰非也夫人賀曰始妾獨謂衛有伯玉今又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人也公大悅遂告以實

張節婦

陸文裕公曰張莊懿瑩仲子早卒聘成都趙氏女聞夫卒即與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德資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侍讀士庶以為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脩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為事類至千餘言郡中一閔余時遊南雍還心是士庶

言而與謙已病革矣元余忠愍公闕為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為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按文裕此言過矣中庸之道惟聖者能之若必待合於中庸而後旌則可旌者寡矣愚謂劉守之舉未必無裨於教化而侍讀之論未免傷於刻也且未昏執節國初旌者頗多非侍弘治間而後創見也文裕特未深攷耳

張雨

後漢謝夷吾傳註引謝承書壽張女子張雨早喪父母

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為聘娶成善士夷吾為令薦于州府使各選舉表復兩門戶昔陽城不娶張兩不嫁天下固有一種高潔之人出於人情之外者

若莘

唐尚宮宋若莘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善屬文皆性潔素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從其求也奇為姻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韋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傳申釋之唐后妃傳

徐節婦

宋末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數千里虜巧計欲得之終不可犯一日虜必欲強汚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祭亡夫謝絕之可事汝虜喜而許之遂嚴粧焚香祝畢赴池水死將死之前題滿庭芳一闕于府壁云漢水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貌貅長驅入歌臺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夢魂千里夜夜岳陽樓後宣

伯聚先生言此事政與清風嶺同予因論喪亂以來婦人女子盡節死者不可勝紀其中縱有文筆者皆出於倉卒措詞未能盡善雖清風嶺一時一事其詞指亦萬萬不及

東園客談

孝女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母卧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古有王祥卧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要養生送死兄謂曰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即往河中卧冰凡十日果得魚二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卧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白頰髓

貞婦

建炎間收陳州賊杜用軍於陳之鄧灣統制官曹寔韓宏守統制王渙寨門中夜聞小喧徐擁一美婦出斬之行刑者語二將曰某妾斬無辜矣重有嘆息又曰適婦人自云陳之胥妻也早來王統制得之賊中欲與之通不允已刺一刀適又逼之婦人曰統制軍官也隨都統來破賊本為百姓除害若要新婦克婢使則可若欲見私所不願也渙欲強之曰旦日我當殺汝婦人又曰如

此統制亦賊爾遂命斬之二將嗟嘆通夕不能寢陶朱新錄

報父冤

貞元中長安有娶妻者數年忽不知所之一夜捉人首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冤故於此今報矣請歸涕泣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復至斷所生二子喉而去國史補

木蘭

古樂府木蘭詩萬里赴戎機關山渡若飛朔氣傳金甲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云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窓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逢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淮陽節婦

莊綽雞肋編謂家有呂縉卿文集載淮陰節婦傳夫與里人同商里人悅婦之美江行乘間排其夫水中詐呼求救得屍慟哭制服如兄弟錄其行案還付其母奉其母如已親者累年姑感其義遂以婦嫁之有子一日天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故里人以婦相歡且有子必無他乃以實語之曰吾向欲汝故謀汝前夫死時指水泡為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為也婦默然伺里人出奔告於官遂正其獄因慟哭曰以吾之能而殺二夫亦何以生遂赴淮而死綽謂此書呂氏既無

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何子容曰按徐
 孝節婦集淮陰義婦書序義婦蓋李氏云雙言既復又念
 二子讐人之子也義不可生即縛其子赴淮投之而自
 投焉嘗讀蔣濟萬機論改嫁已絕先夫之恩殺子又無
 慈母之道即此而觀淮陰婦之得失可見矣余謂何公
 此論未當也守志不嫁固是正道然與忘夫事雙言貪生
 徇欲者不可同年語矣始為所欺終成吾志謂之義婦
 亦宜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溪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為浣花夫
 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在任氏崔寧之妾按通
 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旰妾
 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
 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聶氏

聶氏南唐當塗人年十三隨母採薪母為虎攫去女從
 後持刀跳虎背抱虎項刺殺之收母屍歸塋一統志

馮夫人

用脩云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嬺漢宮人也善史書乘
 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咏者

王升个西
卷之十
七
惟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錦車朝促候刁
斗夜傳呼徐堅詩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
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咏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
化多矣

石龍夫人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幘至老未嘗敗
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
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

楊夫人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
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力不足死
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
曰倉廩皆糴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
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誓曰以瓦石中賊
者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
以登城楊氏親費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侃與賊
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
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衆皆笑忽流矢誤中
侃手侃傷而殞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城
戰不猶愈於京乎侃表傷復率其徒固守賊將趣城而

一人有以弱守城中共帥墮馬死卽希烈婿也賊勢沮
遂相與散去刺史上保之功超遷緒州太守此公御大
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畜財貨自若冠冑服
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寇來不能自守失守不能
自死棄其城而走者舉皆是也東園友聞

楊夫人

國朝妻救夫刑蒙恩復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
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益母老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衍奏知
州孫季好言律斬季妻李氏奏翁姑年老願代季死

旨俱釋之此二婦可謂義烈而朝廷寬宥不疑真堯舜
之仁也予聞洪武中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
請代其祖永樂中鄉進士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
全其孝世猶侈為美談而况婦人當死生之際哉吾獨
惜夫楊焦山夫人代死一疏一字一決而不得從二義
婦之例可悲也夫

賢智母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一殺之軍中憤
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前母之曰
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唯上

負天子使垂年之母啣蓋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
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為請人乃釋之
軍中遂安

妻賢

王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儒仲與令狐子伯
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儒
仲車服鮮麗僕從都雅儒仲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
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儒仲目之有愧容客去
父卧不起妻問其故儒仲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
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
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情深不覺曰夫耳妻曰君少修
清節不顧榮極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
而慙兒女子乎儒仲屈起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
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汙
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嘗有他
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餐姑怪問
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趙娥

趙斌父為李壽所殺斌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
詣縣曰父讎已殺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斌不肯
強載還家會赦得免魏志

婦人為將

婦人為武將者劉盆子傳瑯邪海曲呂母子為縣吏犯
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
贖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
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
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
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
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
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
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
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殺殺人
當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趙夫人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
絲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
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
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

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妻能刺
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
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鷄
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
此不足貴也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縮帷而清風自入
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
善夫人乃拊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
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自外
視之飄飄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
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
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傳後有貪
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
猶存錄其巧工吳亡不知所在 拾遺記

徐淑

藝文類聚有秦嘉妻徐淑與嘉兩書王粲新咏與嘉詩
皆麗則可誦又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
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後漢書列女傳
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 升庵

梁鍾嶸詩評曰二漢為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
淑寶釵之作亞團扇矣按淑秦嘉妻嘉為郡上計淑寢

疾還家不獲面別嘉作詩併明鏡寶釵贈之淑答詩有
瞻望方踴躍佇立兮徘徊之句西溪類語

唐山夫人

王伯厚曰周有房中之樂燕禮註謂弦歌周南召南之
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
來燕享永壽厥福無有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
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
遺聲按禮樂志唐山夫人高祖姬唐山姓也婦人能作
詩歌且又為祠祀樂章非嘲風弄月之比其後則戚夫
人暮春歌烏孫公主悲愁歌文君白頭吟明妃怨詩皆
聞夫人風而興起者夫人之前惟廢多一歌垓下數語
而已

芸叟女詩

浮休居士張芸叟父經遷謫既還怏怏不平嘗內集分
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
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意司馬朴之室浮休女也有詩
在廊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地烟含芳草綠倚闌露
泣海棠紅或云即詠燭者

墨莊漫錄

男飾

金陵女子黃善聰者年十二失母父販為業乃令為男

飾携之旅游者數年父死詭姓名為張勝有李英者亦
 販自故鄉來不知其女也因結為伴同寢食者踰年恒
 稱疾不脫衣襪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還鄉已年二十
 矣突然我中往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
 外爾胡為來乃笑曰我即善聰也已而泣語之故姊惡
 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至此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苟
 有汚死未晚也姊信之始返初服越三日英來候善聰
 出見英大驚愕歸忽忽如有所失英母憂之以英猶未
 娶乃求婚焉善聰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其謂我何
 所親與隣里交勸不得已從之嫁之日人歌之以為木
 蘭復見於今云按女易男飾後返初服者南齊時有東
 陽婁逞五代時有臨邛黃崇嘏 國初蜀有韓貞女茲

又見善聰焉 雙槐 歲抄

宋時有尼妙寂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經商
 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賊殺我者車中猴門
 東草夢其夫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夢覺疑莫能
 解有李公佐解曰殺汝父申蘭也殺汝夫申春也蓋猴
 申生車去兩頭為申字門東草為蘭字禾中走穿田也
 亦申字一日加夫為春字妙寂乃易男服泛江湖詢訪
 有申村村中有申蘭申春兄弟因往求傭年餘乃知其

殺夫父之盜侯二盜飲酒醉妙寂升告有司而獲之詞
伏就法定罪妙寂乃從釋教為尼

女官

楊升庵曰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孟貴嬪也女校
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
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
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
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
拋鸞鏡畫娥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慕
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
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

披香博士綽方成宣帝時宮人成帝時教授宮中稱合

德為禍水

昭儀外傳

夫婦相似

兄弟形貌同者史傳甚衆而夫婦相類者絕希廣記載
一事奇甚貞元末張頗自渭北入城止旅店見有一媪
年可六十衣黃袖大裘烏幘跨門坐馬顧左衛李胃曹
廣問其何官廣具答之媪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曰何
以言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張譽為妻譽為人多力善
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譽為汾陽所任請給衣賜常在

汾陽左右唇之貌酷相類吾嘗卒汾陽傷之吾因為丈
夫衣冠投名為唇弟請事汾陽大喜令吾代唇職遂寡
居二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蕪
御史大夫忽思鞏獨遂嫁此店潘老為婦邇來復誕二
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按
此則此姬四十餘代夫任職至御史大夫七十餘復適
人生二子皆五十餘其年殆百數十歲尚有六十之容
皆古今未聞之異也揚用脩歷記女子偽作男官者此
最職任高顯乃不之及昔楚王念孫叔敖優孟抵掌學
之王欲以為相蓋戲語耳今顧實有其人又夫婦酷類
尤為怪也

金釵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酬牛思黯詩鍾乳
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金釵
二十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
釵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循襲而然金釵十二行或
言六鬟耳齊有比立為釵十二行白詩自注思黯之妓
頗多故云似協或者之說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
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
此說為不同

壘客
叢書

纏足

女人纏足墨莊漫錄謂起于後唐後主室人宵娘用脩
曰六朝樂府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
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其起于六朝乎張禹山云史
記云臨緇女子彈弦纏履又云搖修袖躡利履意古已
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盜發楚王塚得宮人玉履張平
子賦云金華之鳥動趾遺光又云履躡華英又云羅襪
躡蹠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躡花
文履繁欽詩何以釋憂愁足下雙遠遊梁武莫愁歌足
下絲履五文章下蘭美人賦金華承華足陶潛賦願在
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晉書履有鳳頭
重臺分稍之制唐詩便脫鸞鞋出翠帷麗情集章仇公
鎮成都有真珠之感或上詩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
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褰衣拾墜釵李義
山詩浣花溪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杜牧詩鈿尺
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
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曼鳳
凰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託錦鞋花間集詞慢
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明矣陶南村謂唐
人題詠略不及之蓋未之考也古今事物考謂商妲已

近誕也或曰雉精猶未變足以帛裹之宮中效焉其說
 近誕似未可據○唐李郢詩薄雪 蒨紫燕釵釵垂簾
 簌抱香懷一聲歌罷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豈有脚
 長尺二寸而穿繡鞋者乎可發一笑○簾簌下垂貌又
 作麗歎李賀春坊正字劔子歌按絲團金懸麗歎

纏足不始五代唐人詩多可據偶觀麗情集一事顯而
 易見錄之以發一噓唐郭華功名不遂負販度日因見
 胭脂舖女子絕色思慕之日以買脂為由觀其容貌半
 載邸中脂粉堆壁財本空竭一日女因問曰君買胭脂
 將何所用華笑曰心相慕愛假此覲得一見夜則形於

夢寐女悵然有感曰君果誠意妾豈不備人耶
 母因赴吉席妾託疾守家君於多景樓側入小門後花
 園閑亭靜處可敘綢繆華喜甚是日因敘友而失約其
 女久俟不來乃留綉鞋一隻而反華猛省而亟趨至門
 扁悄然見鞋拾歸含淚抵舍恨咽吞鞋而死店主扣門
 視之尚有餘息遂於喉中拔出紅綉鞋一隻又見脂粉
 一堆遂於各粉舖詢之其女聞之泫然以實告其父父
 乃與往吊女哭之曰妾在斯妾在斯君何逝俄而華舒
 身噓氣開目見女而起女父大喜即就店主為媒結為
 夫婦此唐事也使繡鞋如男子之鞋安能入於華之屐

耶

浮休子載唐某王極淫諸官妻美者無不嘗徧詐言記
其行無禮時典籤魏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
則懼威去則為王所辱鄭曰愍懷之妃不受賊吳
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黃中門外小閣王在
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
此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
出鄭氏乃得還王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
門後王衙坐簡向前謝過王慙却入月餘日乃出諸官
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其八婿問之無詞以對按

鄭氏此舉蓋婦人之有氣節者且有智略者但一隻履
能擊頭破此非弓鞋明矣用脩謂纏足起於後世此或
一證

婦飾

呂希哲曰詩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則婦人塗面油髮
自古而然莊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不穿耳則穿耳
帶環自古而然

彤管

甫云俟我於城隅言靜女之俟我以禮也其美外
中出其節不可亂者彤管也貽我彤管言靜女

之遺我以樂也徐安道注音辨云彤赤漆也管謂笙簫
 之屬按靜女詩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注云煒赤貌彤管
 以赤心正人箋云彤管赤管也疏必以赤者欲使女史
 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正妃妾之次序也鄭注古
 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後
 漢皇后妃序云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
 過左氏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云詩
 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女美義在彤管彤管赤
 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以此攷之不聞謂之樂也溪

袜

袜女人脇衣也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楚宮腰盧
 照隣詩倡家寶袜蛟龍被是也或謂起自楊妃出於小
 說偽書不可信也崔豹古今註謂之股綵註引左傳和
 服戲於朝近身衣也是春秋之世已有之豈始於唐乎
 沈約詩領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謝偃詩細風吹寶袜
 輕露濕紅紗

前裙

北齊竇泰其母夢風雷暴起電光奪目駭寤而驚汗遂
 有娠莽而不產大懼有巫媪曰渡河前裙產子必易從

之生秦宋胡宿銀河詩猶餘仙媪湔裙水幾見星妃度
鞞塵用此事也

巾幘

詩有頰者弁士冠禮注滕薛名齒為頰今未笄冠者着
卷憤頰象之所生也輿服志夫人有紺繒幘古畫婦女
有頭施紺冪者即此制也諸葛孔明以巾幘遺司馬懿
巾幘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曇籠蓋笑其
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幘音與憤同古對切今音
與國同非也

長帶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垂者名曰襍襍結而可
解曰紐結而不可解曰締

鈿

秦穆公女弄玉善吹簫蕭史降於宮掖練飛雪丹第一
轉與弄玉塗之名曰鈿今之水銀膩粉也志雅堂雜抄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雲間方應選衆父父校

事類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廉頗
堇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太后
日暮塗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於伍
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范蠡
飲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信陵君敗
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

以此語越人不知倭人為誰人知唐太宗以此斥宇文

士及不知魏嘗以此語高歡野客叢書

王楙曰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漸蒙求所載是也

不知先有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見

淮南子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鳳不知先此朱

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粟矣見鄒子前漢書

載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先有伍子胥微時蓋嘗

從擊綿女子乞食見吳越春秋

卜賢

河圖玉版云倉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

洛汭之水虛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帝觀此則洛出書

又有先禹者矣陽虛山在上洛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涓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彪

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

王曰兆致是乎史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皋陶兆比

於此觀此則卜得賢蓋始於禹而非始於文矣見六

韜

繪像

王應麟曰有周盛時褒賞功德或歲在盟府或記於太

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繪像於明堂之墀期億萬

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配前人褒崇勸獎之道於是為至然則漢唐圖畫殿閣之事始於周矣唐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戟武閣豈凌烟先名戟武耶又段志玄碑亦云圖形戟武閣

漢宣圖畫功臣於麒麟閣麒麟閣在未央宮然皆無頌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克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卽克國圖畫而頌之是麒麟閣不名者惟博陸有頌者惟後將軍也

結襪

文王伐崇至鳳皇之墟而襪係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仁君所與處弗盡其役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是結襪不始王生也

蛟妾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桀命為蛟妾告桀吉凶見任妨述異記此與龍虆帝后相似龍虆亦夏末時事至周乃生褒姒此二事甚異

佩茱萸

重陽佩茱萸囊相傳費長房故事然武帝宮人賈蘭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則西漢時已有此俗不自長房始

也見西京雜記

城南老嫗

韓信進食漂母唐有南中丞卓者薄遊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為客吏難阻每宴集令召則曰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羈旅窮愁似無容足之地惟城南鬻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為蔡牧到郡遂戮仇吏而奠飯嫗焉○按淮陰漂母膾炙人口後世至為立祠上蔡飯嫗何知之者希耶亦中丞功業與淮陰異耳此二嫗之遇不遇也

夢相

世紀黃帝夢天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而悟而歎曰風為號今執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依夢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

人知高宗得傳說以夢而不知說遇高宗亦以夢拾遺記說賃為赭衣春于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為阿衡也但說遇高宗非遇湯為相亦未有阿衡之稱阿衡是伊尹

高宗之得傳說以夢文王之遇滅丈人以夢黃帝之相風后也亦以夢唐明皇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隸堯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

木相也。姚崇、宋璟當為輔相。此矣。龍城余謂唐玄、漢文皆賢君也。玄宗不如文帝之有終，乃其夢則賢於黃頭郎多矣。

暖席

文子云：孔無暖席，墨無黔突。淮南子云：墨子無暖席，然則席不暇暖，墨子亦然。韓昌黎特引用文子爾。

立幟

拔趙幟立漢幟，淮陽既已破趙矣。光武時，李寶事相類，而更快人意。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

縱囚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縱囚自歸事，不始於太宗。後漢鍾離意、南宋傅翹、後魏張華、原隋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為美，太宗好名者蓋慕而效之耳。

後漢戴封為中山相，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

南史王志僧虔子也字次道為東陽太守獄有重囚十
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
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孥故吏人益嘆服之
陳耀之曰梁書席闡為東陽太守傳岐為始新令冬至
放囚俱同又華陽志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源梁書何
鳳為建安太守放囚事同

虞延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放遣囚繫歸家並感
恩德如期而還傳本

謝方明宋武時為南郡相年終江陵縣獄囚悉放還主
簿弘季咸等固諫不納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
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遂巡墟里鄉村責讓率領
將送竟無逃者見南史又呂元宥為蘄州刺史事同

張華原為豫章太守善易卜人畏不敢犯令或當死者
悉放歸別父母時有一人犯盜剋日欲誅放歸別其人
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何故曰某拙為盜犯法當死
昨蒙太守給假辭別父母限滿赴州就刑所以悲哭朔
曰何不逃去答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
不敢朔曰但我計自當獲免汝可三遍行渡河即取
竹筒盛水三尺常安於腹上仍於黃沙中卧三日然後
可還終始擒汝不得矣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司恠

牙个酉絲 卷之二十
久違限乃以名申聞華原卜之卦成曰何故腹上水深
三尺背卧黃沙此人必投水而死其人改姓名處於鄉
里齋重賄酬朔朔一無受續搜神記

員倣

人知李泌劉宴小時入宮中玄宗抱於懷而不知有員
倣倣泌之姑子開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
置高座召三教講論倣時年九歲潛求母備儒服夜升
高座詞辨鋒起譚者皆屈上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
曰半千之子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見者乎對
曰男子順年一歲能賦敏捷命中人潛抱之入殿勿
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中人抱泌至倣與劉宴
皆在帝側帝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真國器耳然
則泌之入宮倣所薦也泌母周娘三年寢而生泌先是
周每產必困憊累日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為順

竇儀陶穀王曾

宋太祖時竇儀在翰林忽一日宣入禁中行至屏障間
覘見太祖猶袂衣潛身却退中書謂曰官家坐多時請
速出見竇曰聖上袂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
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着後方召見

陶穀為學士日嘗召對太祖褻服御便殿穀望見將進

而復却者數四太祖笑曰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毅遽趨出

王沂公筆錄載儀事又云祥符中曾初為學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對亦方燕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恠否曾惶恐降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竊謂真宗謙恭不減太祖而沂公不待袍帶即對承明似不若竇翰林之從容有體也其流將使人主傲慢無禮乃猶備而記之以為盛事吾于沂公有遺憾焉

慕容儼趙壹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焉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恠哉逢即檢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為諸君分坐

錢神論

危言云作錢神論人知有魯褒而不知有綦毋氏成公綏今觀類文民之論略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

男錫為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
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傳茲也貪人見我如
病得醫饑享大牢未足為飴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
人悠悠載馳載驅惟我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
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
云可以使鬼者錢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孝婦

卮言殺孝婦而早有東海有上虞孟嘗傳上虞有孝婦
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
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
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
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
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
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雨時降宜戮
訟者以謝冤魂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

孟嘗傳

鮓

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
老為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
以蚌音龕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為吏以物見餉非惟

瑛牙代醉錄 卷之三十一
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世之為吏者徃徃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為法也

埋兒刺股

東漢郭巨隆慮人家貧養母盡孝每供饌母必分與孫巨謂妻曰兒分母饌貧乏不能供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乃埋其子堀地三尺得黃金一金上有丹書曰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一統志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恐廢侍養乃垂糜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巨事同而又同郭姓良可異也方遜志論巨謂放麈不忍君子羨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然則宋文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耶國初青州民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代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善藥若卧冰割股前古所

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
及務為詭異之輩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割股不已至
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
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水割
股亦聽其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錄冬然當時以此
擢官者亦自不少雙槐歲抄載易州涑水縣民李得成
卧水求母尸舉孝廉為光祿大官署丞後至布政使永
樂中金吾左衛總旗張法保割肝及臂為湯液以愈祖
母擢尚寶司丞南昌武寧縣民陳仲賢割肝及股以愈
其母擢鴻臚司儀署丞賜官帶馳驛即侍俱旌表其門
然則禮部之議當時復不行矣要之割股割肝實人難
事因其難而旌之亦不為過若必待合於中道而後旌
則可旌者少矣

張密性篤孝母病齋戒割股進之病遂愈雷天錫年十
一歲父病甚割股縷切以進父飲下咽輒蘇又有鄆人
割股奉母母疾遂瘳失其姓名

鴈足書

宋咸淳癸酉元國信使郝經被留真州南北隔絕者十
五年時居忠勇軍營新館有以生鴈饋者經因作詩以
帛書云零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

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並署名月姓名通五十九字
 繫鴈足縱之尋為北人所得以獻其主遂大舉南伐越
 乙亥宋社屋矣嗚呼世傳蘇子卿鴈書云者不過漢人
 詭言以給匈奴因成故事顧如郝經之鴈乃實有之而
 元主亦竟得之是可異也豈南北興亡天意固已有在
 偶然之際有不偶然者寓乎

夢蕉詩話

段穎

蘇武齧雪人所知也段穎破羌晝夜食雪四十日見緯
 略

儗貸季

胥胥治劑人知有岐伯而不知有儗貸季為伯之師神
 農命儗貸季理色脉對察和劑摩踵訖告以利天下而
 人得以繕其生見路史又素經序云天師對黃帝曰我
 于儗貸季理色脉已三世矣

畫工

元帝令畫工圖諸宮人形賂之者多至十萬王嬙不肯
 遂不得見後以嬙嫁匈奴召見貌為後宮第一乃窮案
 其事時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
 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
 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

同日棄市見西京雜記而後人止知有毛延壽

娶婦

李冰為蜀郡太守江神歲取童女二人以為婦冰以人與江神為婚不可徑至神祠責之因忽不見良父有蒼牛鬪於岸傍有聞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疲極當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北面者江神也主簿因刺北面者江神遂死後蜀人生子名冰兒

西門豹為鄴令借苦為河伯娶婦豹因請至期往送偽言女子不好使巫媪入報河伯少頃復投弟子又復投三老廷椽豪且以乃叩頭破額出血是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謂陳子亢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莫若妻與子於是弗果用餘冬序錄謂豹之意即子亢之意豹以殺其法甚厲仁人君子獨無善化之術可代此者子亢之言祇足以懼夫愛死者耳匹夫愚婦固有慨慷一時而殺身以相從於不義者必斯言啓之余謂豹法雖厲然其習俗已久為害已深不如是不足以破群惑而反惡俗且歲投一女罪當抵償以義斷之祇見其快而未見其虐也子亢之詞婉而嚴其義亦正愚與何氏之論頗相反當再質之高明者又風

俗通九江浚道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為取公嫗歲
易男不得娶女不得嫁百姓苦之太守宋均到官主者
白出錢給聘男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
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扣頭服
罪乃殺之是後遂絕此與西門豹事相類

射石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射之沒金
飲羽視之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迹王充作養由基漢
書李廣守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射之中沒鏃視
之石也明日復射之石不能入矣後周書李遠嘗校獵
莎柵見石叢薄中以為伏虎射而中之鏃入寸餘就視
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
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韓嬰以為渠子見其誠心金石
為之開王充則謂精誠所感不過入一寸耳今勇夫卒
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迹乎劉子駿嘗以廣事問
楊雄雄曰至誠故金石為之開子駿曰昔陳縞入山
採薪見墓前石馬謂鹿也即以斧擣之斧缺柯折石馬
不傷何金石所感偏乎雄無以應何氏燕泉謂子駿正
不當以此為疑蓋以韓與楊說為是也余謂見虎在前
畏心勝則力倍怒心勝則氣增故能入石既知其石也

畏心怒心俱消矣力按得倍而氣安得奮耶若陳縞以石為鹿鹿則易取自無畏心怒心安能使石有迹

代奏

見寬為張湯作奏武帝聞之馬周為常何作奏太宗識之張嘉貞為張循憲作奏武后識之令狐楚作太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為諸公後皆為名臣然則郡國書奏其可不擇人使為之耶倚覺

蓼莪

王褒傳讀詩三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廢蓼莪之篇史系記孟元方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南齊書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由是學者廢蓼莪篇三賢事一類

割炙

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客問其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榮為趙王倫長史將誅而執炙者為督卒救之得免南史陰鏗飲見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禽鏗行觴者救之得免嗚呼一觴一鬻心或有吝人情所在死生繫焉以是知天下之餓夫淮南之守卒効力於患難之際不誣矣倚

言
雜

女子反

漢交趾女子徵貳徵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女子能作賊可恠也夫

笑贗

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卻子贗故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有贗者繁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

窺園

傳趙昱歷年不窺園後漢桓榮十五年不窺園魏謝譙

白虹

戰國策曰唐睢謂秦王曰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烈士傳曰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

識鏡

史稱宋太祖於禁中見內人鏡背云乾德四年鑄以問學士竇儀儀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太祖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近讀歐陽永叔歸田錄乃云以問學士陶穀穀對云云永叔去太祖未百年其言未必無據儀與穀不知孰是也又讀石林燕語盧相多遜與趙韓

長風

卷之二十

七

王不協一日偶因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
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
檢史視之果然韓王因此益忌多遜多遜朱崖謝表末
云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
天下聞而哀焉然則乾德之號多遜又先言之不待觀
鏡而後知也

柴桑

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為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
桑令也白樂天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
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注柴
令中使持燭送學士歸院是唐已有故事矣如錢氏私
誌載岐公所遇更奇今錄其畧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
士為誰左右以姓名對遂召公賜對坐上引謝莊李
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起謝勅內侍挾持不
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
團扇手帕求詩內侍奉牙床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
玉管筆皆上所用者置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綴人人
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
珠花一朶裝公幘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旋取針線
縫連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內侍輟金蓮燭扶掖歸

院朔日上問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辭帶便上床取幞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轎恐失花也

飯後鐘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餐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開梨飯後鐘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水蘭院隨僧齋飧僧厭至者數百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此二說如出一手

容齋四筆

黃金臺

王隱晉書段日碑討石勒屯故燕太子黃金臺上谷郡圖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而王隱以為太子丹何也水經注云同安縣有黃金臺燕昭創于前子丹踵于後然則王隱以為丹者此也

癸辛雜志

履跡

姜嫫履巨人跡而生棄列子記之太史公褚先生鄭康成記之歐陽永叔蘇明允洪駒又皆辨無是事羅莘曰宋濟南太守蕭承之立神迹祠於章丘縣之龍盤山妻學履之是生齊帝見本史則列子之言未可遽廢

金蓮歸院

危言金蓮燭送歸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王珪余讀周必大玉堂雜記孝宗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莫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史進古詩三十韻有金蓮引雙燭再拜離階祀之句上亦和韻答之又命必大和以進則金蓮之送宋時蓋有三人唐語林載令狐綯上

桑令劉遺民是也

侯鯖錄

死鵝

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鵝望見魏證來納之懷證奏事故久不已鵝竟死懷中按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鵝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魏證諫太宗也樂天在當時耳目相接必有据依殆史之誤耶抑豈二事皆然適相似耶

沉江

危言沈江負父尸人知有孝女曹娥而不知有趙祉女

珠玉外傳 卷之十
十七
絡按搜神記犍為符先泥和有女名雄泥和永建元年
為縣功曹長趙祉遣泥和持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
船墜湍水死死求不得雄哀痛號咷告弟賢令勤覓父
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沈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貢年
五歲貫三歲為作繡香囊盛金珠環以係兒數為訣別
之辭至十二月十三日尸猶未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
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至二十一日
與父俱出及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
太守肅登承上尚書遣戶曹掾為雄立碑圖像其形令
知至孝據此則趙祉乃縣長之名負父尸者功曹泥和
之女雄也搜神記比後漢書稍詳後漢書作孝女叔先

雄

蛇影

又云杯中蛇影人知有樂廣而不知有南皮令應柳余
讀風俗通應柳為汲令以夏至日見主簿杜宣賜酒時
北壁上有懸赤弩照于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
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
不愈後柳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
入腹中柳還聽事思維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
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

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恠宣遂解甚夷憚然則應柳非應柳汲令非南皮令也又樂廣乃角上畫蛇危言作方

羅娘

巴陵有羅娘廟秦武陵令羅君用因督鐵運溺水死其女挈弟尋父尸不獲遂相繼赴水死邦人哀而祀之靈響寢著元封中其女為孝烈靈妃弟為孝感侯李瀕寄遠詩曰化石早曾聞節婦沉湘何必歎靈妃其意似與今聞差異

岳陽風土記

汾陽

危言郭汾陽與馮道相類郭以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馮以太師中書令瀛王俱終八十餘又有女俱配龍王皆許之而死塑骨於廟龍王之事愚不敢信汾陽八十五乃終馮道卒年七十三時人皆相稱嘆以為與孔子同壽則年不同也汾陽生前封忠武王道死後乃謚文懿為瀛王則封謚不同也又道大節與汾陽天壤偶同中書令似未可謂相類也

高唐

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觀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而神女遇玉為高唐之賦先王謂懷

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
為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樂府有云本
自巫山來無人覩顏色惟有楚襄王曾言夢相識李義
山亦云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今文選本
玉王字差誤

細腰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後
帶淵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有餓死
人尹文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劉禹錫踏
歌行云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細腰事或
謂靈王或謂莊王或謂襄王何祖孫所好之同耶抑一
人而記者誤耶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
雙曰頭深目長肚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
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行嫁不售於是拂拭短
褐見宣王宣王納之為后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
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
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
王輟食而起謹敬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
者少札何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

異類故也此其人必有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見列女傳按齊楚孟子所謂地醜德齊者也乃楚三王皆好細腰而齊三王皆以醜女為后大有迥庭何耶且宣王自稱好色閔襄又不宣若者而當時猶能如此豈不異哉

舞鷗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漚音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

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蜻蛚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

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者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出撫

周朴唐末詩人喜於閩中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飲酒茹葷塊然獨處諸僧晨粥卯食朴亦携巾盂廁諸僧下異飯而退率以為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一耳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徒亦未嘗厭也朴視二

年牙台酉叙
卷之二十
公所遇亦幸矣

魏野字仲先居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號草堂居士喜賦詩與寇萊公相得甚歡嘗同遊陝郊僧寺各有題詠後同再至則萊公詩用碧紗籠魏詩塵滿從行官妓以袖拂之仲先云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着碧紗籠資談

醉吟

白樂天稱醉吟先生自為醉吟先生墓表郭祥正稱醉吟先生亦自為醉吟先生傳醉之一字是表何德耶彼作醉卿記醉翁亭記固有所寄而然而又有稱醉士醉叟醉髡醉仙醉尹醉聖以自名於世終其身者真可笑也餘冬序錄

披裘

披裘公顧季子曰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又南史甄彬中山人常以一束苧就長沙寺質錢後取苧中得五兩金送還寺道人以半酬彬彬不受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哉

古文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冰王壑同穿二江今但知有李冰不知有王壑鄭條興古文

在歐陽修前今人亦不知有鄭條○永叔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據此則又不止一鄭條矣

元次山

王文恪公曰吾讀元次山集記道州諸山水曲極其妙子厚豐縟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唐文至韓柳始變然次山在二公前文已高古絕無六朝一點氣習其人品不可及歎

穆伯長

宋初文章承五代之弊穆伯長始好古學初得韓柳集善本自鏤板鬻於相國寺有一士人來買酬價不相當伯長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與或怪之復正色曰誠如此修豈相欺者耶士人知是伯長乃引去

婦人謚夫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不伐兮夫子不謁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黔婁先生死曾子弔之曰先生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康乎妻曰君嘗欲授之以政以為相國而辭不為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謚為康不宜何也二事俱載列女傳若西京雜記載相如悅文君之作美人賦以自刺終不能改以至于死文君為誅傳于世則其人無行徒文亦不足觀矣

生潼

李芝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終八月其嫂又喪無乳哺長大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李善字次孫南陽李元蒼頭也元以疫死孤兒續如生數旬而資財千萬諸奴婢私計欲殺續分其財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潼推燥居溼辛苦備嘗續雖在懷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長跪請白然後行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薦善行狀詔拜善續並為太子舍人

後漢書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一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南海金節持父父校

介子何點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
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
樓蘭王首封義陽侯介子棄觚可對班生投筆梁武帝
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點以
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點以手捋帝
鬚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手捋帝鬚可對足加帝

腹

李泌

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望要為
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
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
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
宗至至保定稍懈泌先於本院寐肅宗入院登牀捧泌
首置於膝良久而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復之功當
在何時泌遽起謝恩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
之靈乘一人之感當如郡名必保定矣

杜陽雜編

吳祐韓卓

後漢吳祐為酒泉太守晉天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
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促歸伏罪性慚
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曰椽以親故受汗穢之名所謂觀
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韓卓臘日奴竊
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
思食新麥乃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皆所謂
觀過斯知仁者歟

向雄

魏鍾會之誅也功曹向雄收葬其尸而史義之何子容

曰雄特感其私遇耳以是為義則漢朱詡嘗為董賢之
死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葬賢屍唐田承嗣為安
史父子滅族立四聖祠而祀之亦可以為義舉乎愚謂
雄之葬會詡之葬賢不憚獲罪以自盡其心自是無為
而為之事與樂巴哭彭越曹敞葬吳章同也若以此田
承嗣強梁悖逆之徒于是乎失倫矣

西京雜記曰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
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
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掾獨稱
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凡輩中矣

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

羊祐王曾荀勗

晉羊祐歷職二朝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慎密
太過祐曰拜爵公堂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其婿嘗勸祐
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人臣樹
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宋王曾在中書每
薦用人不求人知尹師魯嘗言蓋少收門下士曾曰恩
欲已出怨使誰當二公公尔忘私其心一也荀勗傳
時議以為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其婿武
統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族弟良亦勸之勗默

然不應退語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勗與祐忠邪之分自是天淵而慎密一事乃相類若此

毛寶劉彥回

放龜得報人知有毛寶而不知有劉彥回唐劉彥回父為湖州刺史僚屬從銀坑回得一大龜曰壽當千歲其父不納復送坑所後彥回為房州司士山水暴至一家惶恐未知所之俄有大龜似欲引路乃從之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夢龜曰昔在銀坑蒙使君救脫之恩故今奉報

皇甫規

東漢皇甫規耻不與黨人宋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送王侍制獨扶病出餞或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嘆服

孔明

雅州有周公山舊傳孔明於此夢見周公因立廟為文憲王廟號周公山是夢見周公又有諸葛孔明也

安民李仲寧

徽宗親書元祐黨籍立文德殿門州郡立廳事開封府

班固傳
卷之二十一
推官呼碑工安民刻之辭曰元祐大臣如司馬相公今
名為奸人不忍刻江州碑工李仲寧山谷名其居曰琢
玉坊官呼其刻黨藉碑辭曰小人因開蘇黃二學士祠
翰溫飽今日為奸不忍下手

百口

蘇子瞻三槐堂銘言王晉公手植三槐曰吾子孫必有
為三公者而不言其故石林燕語太祖與符彥卿有舊
知大名十餘年有告其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晉公
為代且諉以密訪其事曰得實當以趙普所居命汝祐
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為辯曰臣請
以百口保之上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
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子
孫必有登三公者既而魏公果為大保歐陽公作魏公
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亦不書因錄出之
朱新仲云浩孔異以百口保孫仲謀遣子入侍鄒超以
百口保桓溫於簡文裴度以百口保魏博盧杞以百口
保李希烈張說以百口保不慮減兵而招寇姚崇以百
口保內外官無反者杜佑以百口保李藩古人不愛家
族保人於天子之前可謂忠矣諸人往往不負所保獨
希烈不然德宗不責保人亦惑矣右百口保人與祐相

類併記于此 按杜陽雜編初涇原兵亂姜公輔云朱泚有反狀不如早為之所及上在奉天聞秀實之死上執公輔手曰先見之明可謂神略矣盧杞自陳百口之說何獨快我也據此則杞所保者泚非希烈

七步

七步成詩者曹子建也十步成詩者後魏彭城王聰從幸上堂有大松上行而賦詩曰汝可作詩至吾行所而令就時聰去帝十餘步至帝所而詩就詩曰問松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職林三步成詩者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帝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仲春已給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即成聲成文

無停思帝悅曰子建七步尔乃三馬温庭筠才思艷麗工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入手而入韻成時號温八又

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来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迴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為王涯者殊失考

索七修

倚馬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謂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劉原父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命原父草制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悉就文辭典麗各得其體歐陽文忠聞而嘆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冊未足多也 按立試萬言倚馬可待人知李白而不知前有袁虎後有劉原父也

前席

前席事不止賈誼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詳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鞅綽言雜霸賈誼言鬼神感動主聽則均今獨取宣室事何耶 見鼠

雲母屏

漢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吳尚書令紀亮與子中書令騰朝會以御屏隔坐

薛仁貴郭子儀

高宗時薛仁貴擊突厥兀珍於雲州問曰唐將為誰荅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

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失色下馬羅拜遁去永泰中郭
子儀出入陣中回紇恠問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
僕固懷恩言令公即世故我從以來今誠存我得見乎
子儀免胄其大酋皆下馬拜以是知威望宿將國之長
城虜一見二公而去豈不賢于百戰百勝之師乎

紀信子期丑父

紀信乘漢王車以給楚卒免漢王於難左傳定三年楚
子期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
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楚子得免公羊
成二年晉師還齊侯晉卻克授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
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
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
反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君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
其法奈何曰法斲於是斲逢丑父○按丑父左傳卻子
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
乃免之史記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與公羊不同

助喪

楊虞卿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塋其先貧弗克舉虞卿
即以所齋助之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會有衰
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塋元振舉與之不質名氏何子

容曰虞卿知有商而元振不問其人名氏此尤甚難然
元振固是偉人虞卿牛李黨中魁桀亦能如是耶范文
正公使忠宣往吳中取麥數百石道遇石延年盡以予
之既歸文正問道中所見曰石貧無以塋文正曰何不
以麥與之忠宣曰與之矣古人輕財好施無所吝恤而
至于喪不能舉尤其所最惻者然自忠宣父子而後此
義不聞久矣○唐書元振為通泉尉前後掠賣所部千
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後累官朔方軍大總管

楊震房彥謙

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
為開產業震不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史子孫以此遺
之不亦多乎房彥謙為涇陽令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
友嘗顧其子女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
孫在於清白耳

謝安費禕

魏軍至費禕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共
圍棋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
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
行賊遂退此與謝安賭墅事相類

劉琨劉疇

卷之二十一

魏晉代西錄 卷之五十一
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
凄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向
曉復吹賊竝解圍而走劉疇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
之疇援笳吹為入塞之曲以動其遊客之思群胡皆垂
泣而去

吐谷渾党項寇邊敕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下
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
射觀紹俟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
本傳

燕丹孟嘗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請於王
王繆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嘆烏頭白俯
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
丹馳驅過之而橋不發適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於
是衆雞悉鳴遂得脫歸此與孟嘗君事相類見博物志

吳起商君

吳起為西河守欲攻徙秦亭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
而令之曰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
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於菽門之外令
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令攻亭此與商君徙木事相類

右袒

王孫賈入市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誅淖齒周勃左袒之問蓋類此

背水

尉繚子天官曰背水陳為絕紀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然則背水取勝亦不始准陰侯矣

劉凝之沈麟士

梁吏劉凝之為人認所着屐即與之後得所失屐復還之不肯取沈麟士亦為人所認着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與之後得所失屐麟士笑曰非卿屐耶復受之東坡曰士大夫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

宅相

晉書魏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北史王褒七歲外祖袁昂愛之曰此兒當成吾宅相三國典要晉李潛神清朗俊邢晏曰宅相之寄良在三甥

蟠桃黃中李

人知王母有蟠桃而不知有黃中李集真記王母居龍

月城城中產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
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過於蟠桃與紫陽真官博戲
則以一二百枚遞分勝負然則此李者武帝所不得食
方朔所不能偷真王母之所最惜者歟

乘槎

張華博物志止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
不失期遂齋糧乘之而到天河宗慄作荆楚歲時記乃
附會以為張騫事前賢詩多據用之杜子美亦承襲而
用之曰奉使虛隨八月槎

劉阮

劉阮遇仙天台山非桃源事桃源乃秦人避世之所文
人往往誤用之李涉贈長安主人云上清真子玉童顏
花態嬌羞月思問仙路迷人應有術桃源不必在深山
豈以天台亦有桃源故牽合耶

偷桃

方朔別傳王母獻桃於武帝朔從旁竊視之王母指之
曰此兒三度偷吾桃矣又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
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朔朔呼曰巨靈阿母還來
否短人不對因指語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
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

世中人也短人又語上曰王母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
清潔不宜躁擾言終弗見

爛柯

爛柯多用棋事水經注晉民王質伐木入信安縣寶坂
見童子四人鼓琴倚柯聽之既去柯爛違家已數十年
一事而所記異也

白鶴

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少年
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
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城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
遂高上衝天柳江集漢始元元年蘇耽感神授以道術

一日忽洒掃庭除曰仙侶至矣俄白鶴數十來集化為
人天服粲麗耽入白母曰耽當神仙不得養因留橫曰
有所乏可叩之明年郡有疾疫可叩庭前井水橘葉以
救之言畢升天而去後有一鶴來至城樓少年彈之乃
以爪攫鏤板成字云風淅淅兮雨淒淒城郭是兮人民
非三百甲子今來歸我是蘇耽彈我何為二事甚相類
遼東城門人頗稱之柳江城樓少有述者

杜伯

史稱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然未見其事按顏之推冤

項平介酉錄 卷之三
冤志引周春秋之文周杜國之伯名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反訴之王曰恒竊求與妾交王信之囚杜伯於燕使司空錡殺之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王召祝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空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乃殺錡錡又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皇甫曰殺祝以謝之祝亦為人而至曰奈何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空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其言雖似荒唐然所謂非其罪者或是也

漢時王濟左右嘗於閣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當大叫其人卒不從遂呼云某欲姦我濟即令人殺之其人具自陳訴濟不信卒殺之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聞於天後濟病忽見其人曰前具告實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事與杜伯相類併錄于此

紅葉題詩

御溝流葉人知有宣宗時盧渥而不知有明皇時顧况當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願衰瘁不備掖庭常書落葉

隨御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
將寄接流人顧著作况聞而和之既達宸聰遺書禁內
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焉和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
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雲溪友議
○本事詩載梧葉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
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得之明日於上遊亦題一葉
云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于葉上得詩示况
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
蕩漾乘春取次行

唐侯繼圖微時方倚檻於大慈寺樓忽有木葉飄然而
下有詩曰淺拭翠娥悲為鬱心中事擲管下庭除書成

相思字後貯巾篋五六年與任氏為姻常念此詩任氏
曰此是某作在左綿時書此爭得至此侯令書辨之無

異王溪編事

彤管集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
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
間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旨許宮人從人盧所獲
人因睹紅葉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青瑣
高議作僖宗時于祐又有祐所復詩與此不同但謂宮
人韓氏則同耳北夢瑣言襄陽進士李茵得御溝紅

葉題詩事與此又別

獻詩

卮言獻燕詩座主登第人知有章孝標而不知有于化
成又閩川有歐陽澥者十八年之帝鄉未遇知己亦為
燕詩以獻主司鄭愚侍郎翩翩雙燕盡堂開送古迎今
幾萬迴長向春秋社前後為誰歸去為誰來其詞雖為
朝賢稱嘆尚未得第雲溪友議

孝標元和下第作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累危
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
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僖
宗時于化成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

主人復留之與章詩同但改落字為墮豈化成竊孝標
之舊什將傳之者謬也化成事見青瑣高議孝標事見
雲溪友議

西施

西子事昔人文辭往往及之而其說不一吳越春秋云
兵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已死矣唐宋之間
詩云一朝還舊都艷裝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沈荷
花則西子嘗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
舸逐鴟夷則西子嘗甘心於隨蠶矣及觀東坡范蠡詩

云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以為蠶竊
西子而隨蠶者或非其本心也姑識之以俟博識聽雨紀談
墨莊漫錄云孟子曰西子蒙不潔莊子曰毛嬙麗姬人
之所美也司馬彪註毛嬙古美女一云越王美姬慎子
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孟子莊子慎子皆戰國時
人其言西施皆言越之獻吳者然管子小稱篇有云毛
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史
記表齊威公小白之元年丙申為魯莊公之八年而越
滅吳在魯哀公之二十二年相距二百一十三年而管
中之書已言毛嬙西施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豈越
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為名耶而毛嬙亦非越王美人
明甚司馬彪之註乃臆說也竊謂古人書多有後人增
入者顏氏家訓載夏禹伯益作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
陽諸暨郡縣神農作本草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
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周公作爾雅而云張仲孝友
孔子作春秋而云孔丘卒左丘明作世本而有漢高祖
燕王喜及冢瑣語乃載秦皇碑李斯作蒼頡篇而有漢
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滅殘司馬遷作史記而
有班固叙贊劉向作列僊傳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
又作列女傳其子歆足成之而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

后梁婦人嫵傳皆後人所彙非本文也由此而言則管子一書豈必皆出于敬仲之手乎彙初莫切

出塞

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按傳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魯直竹枝詞註引此序以為烏孫公主事不應作明妃用石崇明君詞亦曰匈奴請婚於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略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則琵琶作明妃用亦可但彈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也相傳之誤久矣

酒池

西征賦云酒池監于商辛追覆車而不悟苗地曰長樂宮中有魚池酒池池上有肉炙樹秦始皇造漢武行舟于池中池址起臺天子于上觀牛飲者三千人又曰武帝作以誇羗胡飲以鐵盃重不能舉皆抵牛飲見三補黃圖

遺履

惠州冲虛觀有遺履奇蹟南海太守鮑靚常夜訪葛洪與語達旦乃去人往來之類而不見其車馬密伺之但見雙鴈飛至此與王喬雙鳧事相

類
室
楮
記

飲飛

飲飛斬蛟淮南子云荆飲飛博物志又云荆軻字飲非
周日用注曰荆將軍墓與羊角哀冢隣其地在苑陵之
源墓碑非作飛又按四明有荆飲飛侯廟舊圖經廟神
姓氏無傳蓋將軍有功而人祠之者榜云荆飲飛侯豈
好事者附會耶新志又云唐末刺史黃晟初為飲飛都
副兵馬使保護鄉井設而祠之由博物志言之則是古
有兩荆次飛一刺秦皇軻一斬蛟由淮南子及畚經新
志言之則是古有兩飲飛一姓荆一姓黃總之皆臆說
也又漢百官表武帝更左弋射為飲飛注云周時度江
越人在船下將覆之飲飛入水中殺之則所斬者越人
也與淮南子博物志斬蛟之說又異戴埴曰金翅慕異
記開元改鄞為明郡名奉化軍號飲飛必當時本軍因
立廟以祠荆飲飛故以荆飲飛侯為額如今東三班之
祠關王秘書省之祠蒼史王耳舊圖經疑為軍將故新
志遂訛為黃晟此言似得之若飲飛之名軻與否及斬
蛟與人則無從考矣

斬蛟

趙仲明昱隱青城山從道士李珣隋煬帝徵不起益州

長沙人

卷之三

七

太守臧賸強起之乞為蜀太守時捷為有蛟為害昱涖政五月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鼓譟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之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感戴事為神明隋末隱去不知所終此與周處澹臺子羽飲飛雷丘訢事相類

許真君旌陽煉卅黃龍山山湫有蛟輒作洪水欲漂舟室真君遣神兵擒之釘於石壁嘗過西安有蛟害民知真君過逃往鄂渚奔入大江匿於深淵真君勅吏以誅之又聞新吳有蛟真君乃以巨石書符及作鎮蛟文以禁之時海昏之上繚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即吸吞之真君集弟子往蛇懼入穴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始出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真君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顙裂其腹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弟子施岑其戟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此蛟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後若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栢為驗其枝拂壇掃地乃其時也又預識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

出地仙八百人大揚吾教江心忽生沙州掩過沙井口
者是其時也此時小蛇若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乃
歸郡城適有一少年來謁衣冠甚偉自稱姓慎禮貌勤
恪應答敏給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也迹其
所之乃在江滸化黃牛卧沙磧上真君剪紙化黑牛往
闢之令施岑潛馳劍俟其闢酣即揮之一揮中其左股
牛奔入城南井中真君遣符吏尋其蹤直至長沙賈誼
井中化為人入賈王家先是蛟精慕王女美化為少年
謁之王大愛其才娶以女居數歲生二子嘗以春夏之
交周游江湖若為商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皆寶貝
珠玉是秋還給王云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王求醫瘡之
真君乃為醫謁王王喜召出見醫蛟精懼不敢出王自
起召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之蛟精乃見本形蜿蜒堂
下為真君所誅仍以法水喫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斬
之謂王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踰尺皆
洪波也可速徙居王乃遷高原其地不日陷為淵潭真
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慮真君誅之乃化為人散遊
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賢
師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曰吾師神劍指天天裂指地
地折指星河則失度指江湖則逆流曰亦有不能傷者

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冬瓜葫蘆爾蛟黨以為誠然盡
化為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滿江潛流出境真君以
劍授施岑履水斬之悉無噍類江流為之變色真君曰
此地蛟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為患乃役鬼神
於城南井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鉤鎖地脉
呪之曰鐵柱若至其蛟再興吾當復出鐵柱 其妖
永除事載列仙傳

吳越春秋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
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
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
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
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博物志東阿王勇士有菑
丘訢過神淵使飲馬馬沉訢朝服拔劍二日一夜殺二
蛟一龍而出雷隨擊之七日夜眇其左目菑丘訢疑即
椒丘訢也而所記稍異合而錄之

戰水

索勣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千
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汪
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堤勣厲聲曰王尊建
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勣

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謹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

水經注

斬龍

芮祭酒燁初任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盃堰歲數壞人以為龍所為芮疲於脩築之後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為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法當殺即舉笏斬之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兩大木盡拔土人六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為名臣

大霧

蚩尤兄弟八十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啗沙吞石作五雷之刑以害黎庶黃帝將兵擊之大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百里大霧彌三日軍人皆迷惑九戰不勝黃帝歸於太山三日三夜既而感天霧冥冥有一婦人下降人首鳥身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九天玄女也帝曰蚩尤暴人殘物小子欲一戰必勝也玄女教帝三宮秘略五音權謀陰陽之術又傳陰符經三百言帝佩服之遂滅蚩尤帝令畫蚩尤之形於旗上以壓邪魅名蚩尤旗

古今註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即申毒國有道術人名尸羅年
百三十歲荷錫持餅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
術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
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
矣噴水為霧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為疾風霧霧皆止
又于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
羽蓋駕螭鵠直入口內更張口則羽蓋螭鵠復相隨從
口中出其呪術術惑神怪無窮拾遺記樂巴為尚書忽
一日天大霧對坐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巴其日還

成都

神仙傳

河南張楷字公超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學其術者填
塞如市故云霧市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聖水

唐裴度傳敬宗時汴宋觀察使令狐禁言亳州聖水出
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李德裕傳亳州浮圖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
聞往汲者日數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
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
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此一事兩紀皆出本傳何子容
曰使贊皇之請先下晉公不當復為舉禁晉公之判已

行則所以從之者不在贊皇之請矣

撰酒

光武時駕幸南郊光祿勳郭憲忽面向東北舍酒三撰
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
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樊英隱壺山之陽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
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舍水西
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
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藝
術

呪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
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傅奕曰此邪
法也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初無所
覺須臾胡僧倒地若為所擊者更不復蘇出隋唐嘉話宋陳
仲微為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
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文揭其事以為
冤旦暮祝詛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
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本傳夫以曲在已之僧而欲
祝詛無心之仲微邪不犯正得死宜矣然則祝詛之事

孰謂其無神明哉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為先登盡持楛彼山越恃其善禁者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抱朴子

封松栢

嵩山天封觀有古栢三株武后封五品大夫蔭百餘步俗云大小將軍河南志又見五色線集泰山松為始皇封嵩山栢為武后封其為清節累也多矣

王粲王濛張南渠戴母

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噫此可為令乎驢鳴本無可悅耳王濛好孫子荆驢鳴張南渠亦好驢鳴亦何咄咄異人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之悅之夫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朋君以是悅臣皆不可悅

子 鶴林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養父校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
江克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筆
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
今例以法律為令甲非也此與言乙夜之覽不同古人
雖以更數為甲乙丙丁之分却有唐太宗甲夜觀事乙
夜觀書出處可用

升庵○按乙夜觀事乃
文宗非太宗也見語林

漢時用甲乙甚多如成帝紀帝生甲觀畫堂元后傳見于丙殿觀言甲則有乙丙可知殿言丙則有甲乙可知

紫泥

詔書多稱紫泥封出於拾遺記武帝元封中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爲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帝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上將出征及使絕域多以此泥爲璽封衛青張騫蘇武傳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武帝崩後此泥乃絕

謚法

鄭樵曰按謚法惡謚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其次莫如幽厲此古今之所聞也以臣所見皆不然桀紂是名耳非謚也名者生之所命而非死之所加也當夏之季當殷之興則未有謚桀非謚也當殷之季當周之興雖有謚法然得謚爲榮不得謚爲辱名之以紂辱莫大焉桀之所名者取於木猶高柴公孫枝之所取云耳豈有賤人多殺之名而可以爲名乎紂之所名者取於絲猶臧紇南宮縚之所取云耳豈有殘義損善之名而可以爲名乎是名也非已之所更即父兄之所命也安得有

是義乎桓於經典並無惡義如公執桓圭桓乃珪璋之首稱如桓桓武王桓乃果毅之盛德齊之桓公用能霸業周之桓王元無累行安得桓為惡名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四方解體迨夫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故傳曰惟有髡王甚神聖以其生有神聖之德死則謚之以靈是為名實允當其曰請為靈若厲者荆蠻不根之論也安得靈為惡名乎幽者隱之並名也周幽王喪於犬戎之禍魯隱公卒於羽父之難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隱命之痛惻之甚也豈有擁遏不通之義乎語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與安並德故於厲言而猛則異於是故於猛言不厲非惡也豈有暴虐無親之義乎厲王過矣使厲王而有暴虐無親之名則宣王不得為孝子幽王過矣使幽王而受擁遏不通之責則晉文侯鄭武公不得為良臣成周之法初無惡謚謚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由有美刺之說行然後人立惡謚

謚畧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為方圓設而非豫為大小劑量使制器者

範圍於此况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
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
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
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
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
用曰勇可也奈何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曰哿可乎
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闢于四門曰穆可乎傳
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
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
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

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則謂之終為人
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一取竝后配嫡之義而為
竝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為索是可用乎千百年
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為非者鄭樵
謚畧
宋朝謚文公者楊億王洙二人歐陽永叔薨欲以文為
謚時議者謂韓愈得文已為僭矣修豈可得於是謚文
忠有曰必留與介甫紹聖初荆公果謚文

傳

漢制四馬高足為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
不得不遲一馬二馬為輶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

疾漢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二字於
文義為小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
迺曰置步迺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
訓為驛若是步迺字何以從馬乎

黃金

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而寶貨法凡黃
金二萬斤直錢萬萬朱提銀捌兩為一流直錢一千五百
八十餘銀一流直錢千朱提縣出善銀音殊時當時黃金一兩財六
百銀一兩財二百東坡常怪今之黃金不若昔之多糜
之者眾宜其少而價貴也泊宅編余按一兩值六百者聘
后之黃金也若准寶貨法纔三百耳與銀價不甚相遠

黃銀白金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
公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唐本草
注云有黃銀本經不載俗云為器辟惡乃為瑞物始知
黃銀自一種銀非金也

漢食貨志金三品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
注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天下皆以白金為銀其後
云造銀錫白金既造銀又造白金則白金疑非銀也恐
是金之白者赤金亦金之赤者爾金三等以色之淺深

為別漢武紀收銀錫造白金則銀與白金昭然為二物
倚覺

禁金

宋太宗詔花用通草不得用縑帛又詔自中宮以下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戩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所好終不可得而絕也至仁宗以儉朴躬行於慶曆二年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絕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議者猶以為有未至焉自是而後此意泯矣
王林語 謀錄 按此糜金之名可謂悉矣徐明善天南行紀載安南國王陳日烜入貢品物有所謂楞金犀蓋粧金真珠者其制當亦不出前數件其名則異因筆之

錢文

龐元英文昌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曰熙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龐始

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錢譜乃知史思明鑄王楙
曰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考邪

錢帛

錢以文言南史武陵王暉華林園射賜錢五萬文絹帛
以匹言姚察門生遺花練一匹又裴邃納絹二匹藕以
挺言南海王子罕取一挺藕檳榔以口言任昉餌檳榔
剖百口許不得好者簞以領言世說王佛大見王恭坐
六尺簞可以一領與我荷覺

鈔

趙承旨孟頫初至京會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
至元鈔二貫贓滿者死承旨抗言其非曰始造鈔時以
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
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
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
錢與二物相權謂二虛四者爲直如升降有時終不大
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况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
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迺欲以此斷人死命
可乎鵝林

沈存中筆談載兵部員外郎范祥爲鈔法令商人就邊
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

現牙什西絲
卷之二十一
七
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此即今日開中
給引之始傳疑錄

鹽

鹽本煮海而成然有不盡出於海者井山池木石種類
匪一井則劍南西川凡八百二十二隴西西河縣漳縣
滇南俱有鹽井山則永康軍之崖沈括筆談謂鹽生於
土崖之間池則冀之河東又安邑廣長俱數十里晉陽
雲中鴈門渤海俱有鹽池靈州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
池會州一池寧夏有二大池一小池東牟有鹹泉池五
原有四池而石與木則皆胡地女貞國鹽生木枝上淳
泥蘇祿彭亨暹羅亦有鹽海西方鹹地堅且鹹即出石
鹽湯口城有石鬻以為鹽水竭鹽成甘水有石鹽推篷寤語

米價

班固食貨志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石三
十至宣帝時選用良吏民安土歲豐穰穀至石五錢而
莽末盜賊起穀價翔貴洛陽以東米石二千大抵漢之
糴價至賤則石穀五錢至貴不過米石二千蓋穀石三
十乃常價也以古觀今何懸絕如此江湖間米直比二
十年前倍貴他物稱是所以致此豈無說必有能言之
者矣泊宅編

霜旱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皆爲所薄不能復生諸縣皆然有常產者訴於郡縣郡守愛民有意蠲租僚友多云在法無此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爲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昔人立法之初謂早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貧民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此皆洪說攷北史盧勇傳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唐馬周奏疏云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怨讟也北齊書隋書亦有直云霜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中世乃不然又知其名爲霜儉霜旱有能援以言上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實退錄

秋霖

大曆中秋霖害稼京兆尹奏多損田韓滉執奏不實渭南令劉藻附滉言所部無損代宗覽奏以謂水旱咸均

牙什西編 卷之五十一 九
不宜渭南獨免命御史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上謂
御史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聞豈有
恤人之意耶乃貶藻

減稅

初錢氏國除而田稅尚仍其舊畝稅三斗浙人苦之太
宗乃遣王贄為轉運使轉運衙舊在姑蘇州治之西偏均西浙雜稅贄
悉令畝稅一斗使還大臣有責其增減賦額者贄謂畝
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可復徇偽國
之制上從其說浙人至今便之吳中紀聞

漢租

周公謹曰自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民幾不聊生余嘗
夷攷在昔獨兩漢為最輕非惟後世不可及雖三代亦
所不及焉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
令至十三年乃盡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
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即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
則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
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
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
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
奢靡無度大司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毫至於賣爵

更幣算車舡租六畜告緡均輸鹽鐵權酷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雖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災害吏趣其租于定國以是報罷用度不足奏請增鹽賦翟方進以是受責重之以災傷免租初郡無稅行軍勞苦者給復陂湖園池假貧民者勿租賦又至於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民資不滿二萬免而逋租之民又時貸焉何與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國所以獨久者蓋有以也○余讀公謹此論爲之憮然今三吳之民力竭矣安得以漢法爲司計者一言之

酒價

齊估傳云真宗問唐酒價幾何丁謂對以每升三十
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又蔡蕤廷試第一召對徽宗問唐京官五品方賜緋佩魚借緋即不佩國朝因循其制蕤對曰在唐借緋亦佩魚因誦白居易詩曰親朋相慶問何如報道恩光盡反初投老喜拋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便將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遶腰啼哭覓銀魚上尤喜其對之捷後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陵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爲李杜同時何故詩中所言酒價頓異客有戲嘯者曰太白謂美酒耳老杜不

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近似也詒謀
錄云宋初制借緋借紫皆不佩魚王詔爲刑部侍郎上
奏云與胥吏無別非所以視觀瞻乞與賜服人同佩魚
從之然既許其佩魚袋則當改其銜爲借紫金魚袋借
緋魚袋乃尚仍舊銜此有司失於申明也詔化基之孫
王楸曰郭生次象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
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
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
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
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
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
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酒恰用十
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得輿詩曰十千斗
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
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
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
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
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
談數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
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

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
靈帝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按武帝
設榷酤官昭帝罷之賣酒升四錢然則漢初斗酒四十
錢耳酒價甚微且隨時高下似不必遠引博證偶因前
人之說記此以資一笑

汰兵

宋龐籍以工部侍郎爲樞密使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
精請與中書議簡汰之法仁宗疑焉籍曰倘有一夫之
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六八萬人我朝營兵雖多
老弱居半又皆京師游蕩之夫及內家僮子姪代役其
中蓋隱射月糧馬匹租草衣絮實未嘗身親行伍也昔
馬文昇在本兵時嘗奏白簡汰卒訛言騰沸孝廟呼
至御前止之及今以爲口實莫敢議某昔巡視團營時
以是爲言逆鳶竟不行豈真不可汰耶能行之有道亦
自無譁大抵士君子苟且立朝不肯任怨率多類此
子

治水

治水用鐵黃訓謂鐵者水之母以母制子也見讀書一
得然灼艾續集載景泰間徐武功治河張秋訪求治法
遇一異人告公曰誰能無欲公退而思之悟曰決河者

龍龍欲者珠也制珠者鐵耳即以萬釜實土而沉之功
遂成是用鐵者又以制龍之故不知孰是

藏粟

古窖藏多粟次以穀未嘗蓄米載於經史可攷武王發
巨橋之粟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之藏廩人繼粟
晉饑秦輸之粟李斯入倉見鼠食積粟太倉之粟陳陳
相因敖倉藏粟甚多趙克國曰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
六百三十斛鄭吉田渠犁積穀魏太祖許下屯田所在
積穀以太倉穀千斛垣下穀千斛賜袁渙家晉天文志
胃三星天厨主藏廩五穀也南四星天庾積厨粟所也
雖穀粟言其大槩然藏米絕少唐太宗置常平令粟藏
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吳會並海卑
濕尤甚且蓋藏無法不一二載即為黑腐

鼠璞

茶馬

宋初河東川陝諸路買馬給以銅錢而戎人皆鑄錢為
器興國五年乃以布帛準其直元豐四年郭茂恂欲專
以茶博馬以彩帛博糧穀及以茶馬併為一司言昔時
亦用茶兼金帛近歲始專用銀錢及錢鈔等况賣茶買
馬事實相湏乞買馬通茶場從之元符末程之邵言戎
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病於難得願禁沿邊鬻茶以蜀

產易上乘詔可未幾易馬萬匹

見四朝志

舊蜀茶額二十萬熙寧中李稷加爲五十萬陸師閔代稷爲百萬元祐初司馬光相罷諸路鹽錢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不罷大觀以後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馬政廢缺紹興四年從閔師古之請令四川宣撫司支茶博馬

益步

宋祁言天下久平馬益少請損馬而益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田况請料邊兵益步減騎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之費可贍步兵二人而又寬活

馬之擾端拱元年李覺言市易之馬至於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稿析其牝牡制其生性因而減耗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也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馬之將卒大槩牝馬二千而駒收其半可歲獲萬匹○章俊卿曰宋田二公之說權宜之說也苟以吾所長合夷狄所長豈非萬全之策乎

徐長谷曰茶經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天下益知飲茶矣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竈突間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茶復廣之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茶權始嚴皆貞元間事也

諫止織造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繚綾千疋德裕奏言立鷲天馬盤條拘豹文采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疋臣所未諭優詔爲停崇寧間中使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綉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何益詔獎其言爲戒四之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歛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歛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歛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歛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哀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也

鶴林玉露

郵傳

趙克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羗事六月戊申奏七月

甲寅重書報從其計案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
往反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才
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權楚壁等作亂時明皇
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
問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郵傳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
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癸辛雜志
傳者以木爲之長一尺五寸書符信於其上又一板封
御史印章所以爲期信即如今之過所也言經過所在

爲證也
中華古

權量

古人權量不同北史載後魏高祖嘗廢大斗去長尺改
重秤其法依漢志爲之是知漢律曆志所載積黍之制
魏晉則已變矣至拓跋而有此議然當時改用無幾亦
不復行觀張普惠疏中所論可知此由在位好利務求
竒贏故耳古升十六寸二分容一百六十二寸爲斗欲
知古尺以小半兩錢準之言徑寸也欲知古秤以大半
兩錢準之重如其文也古權四十斤者今才十五斤耳
量容十斗者特今之三斗耳宋劉仲原得漢銅斛以其
刻文校今權量知之然則漢晉間所言權量輕重多少
之數俱可準此而推侯鯖錄云藥方中一大兩即今之

二兩隋合三兩爲一兩也隋合古三兩爲一兩亦不過
今之一兩有奇耳無二兩也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
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晦菴語錄云
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大略如
此

蠶

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或疑二月蠶尚未
生戴勝降桑乃三月節也月令蠶事在季春之月豳風
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何燕泉曰蓋謂貧民
預指絲穀借債耳到絲穀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是所謂
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也何先生此言深知小民之
苦者亦深得作詩之意者宋人小說某縣有尉夜半叩
令門求見令曰請俟旦尉曰不可令披衣起取火延尉
入坐未定問曰外有警耶曰不然內有急耶曰不然然
則何爲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又使養蠶
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冬無事不若移蠶
於冬令笑曰君策甚善奈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之
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此可爲一笑
朱翌曰嶺表一歲三蠶蓋冬桑不凋十月盡猶簇繭則
尉之策亦或有據特不可行于中原爾古有水蠶唐尹

思正刺青州蠶四熟以是觀之不必專在春夏之交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冰蠶長十寸有鱗角以雪霜覆之然
後爲繭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堯
世海人獻之以爲黼黻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引劉欣
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按漢俞益期牋云日
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云永嘉有八輩蠶一曰
蛭珍蠶二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蛭蠶四月績
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
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九蠶再熟
者皆謂之珍此八蠶也李賀詩將餒吳王八繭蠶則直
謂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亦恐誇者之過也

李商隱燒香曲云八蠶繭綿小分炷獸焰微紅隔雲母
言養蠶至第八次不中爲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
周禮馬質有原蠶之禁原蠶再蠶也埤雅云一名魏蠶
淮南子曰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爲其
殘桑也鄭云辰爲馬星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害馬歟今蠶
負馬迹亦其驗也自先王之法不行而民間一歲至有
三蠶者禮王后享先蠶馬端臨曰先蠶天駟也戴仲培

曰俗謂蠶神為馬明菩薩者以此漢禮皇后親蠶采桑
祀蠶神曰菀窳夫人寓氏公主公主女之尊稱也菀窳
婦人先蠶者也故後世謂蠶為女兒本此搜神記載太
古時有遠行者家惟一女及馬一匹女思念其父戲馬
曰爾能迎我父還吾將嫁汝馬聞其言絕韉而去父見
馬驚喜遂乘之以歸歸而厚其芻食馬不肯食每見女
出入輒喜怒奮躑父怪之以問女女以故告父怒伏弩
而殺之曝其皮於廷女又戲馬皮曰汝為畜生乃欲取
人為婦乎何自取屠剥為言未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
以行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
績於樹其繭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校數倍
因名其樹曰桑桑者衆也其說亦甚怪矣唐乘異集蜀
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之馬頭娘可笑也夫

蠶室

春秋文耀鉤曰商絃絕蠶含絲蠶火也商金也火壯金
囚應之而絕養蠶之室欲明而溫漢法犯腐刑者下耒
央蠶室取其溫也然蠶以繭自衣亦謂之室易林曰饑
蠶作室是也古者王后親蠶三灑而止蠶性惡濕以葉
灑之禮所謂風戾以食之亦此意太玄曰紅蠶緣於枯
桑其繭不黃荀卿曰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亦曰眠三

十三日三眠而蠶老則紅

井

博物志伯益作井蓋本淮南子與世本也然易重卦已有井名黃帝分州置陣象井立法瞽瞍使舜穿井井且不起舜作豈得始益周書黃帝作井

牛耕

古者以牛服車書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竇子野曰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傳曰牛稼穡之資宋景又謂是不原漢始耕牛之意然關尹子云耕夫習牛則墾春秋人名耕者多字牛名牛者多字耕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按山海經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又讀老子書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田也張平子東都賦却走馬以糞車朱子謂載糞車也糞車亦為田用然則古人治田且用馬矣牛豈待趙過而後用乎

城

庖言云鯀作城見世本餘冬序錄云吳越春秋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淮南子鯀作九仞之城諸侯倍之禹壞城平地而海外賓服四夷納職博物志云禹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不知茂先又

於何據然鴻烈解所謂禹壞城平地者恐非

舟

卮言云黃帝作舟楫見易按韻府群玉黃帝臣共鼓貨狄剡木爲舟剡木爲楫又世本云二人並黃帝臣雲笈七籤云帝見浮葉方爲舟二臣助爲舟楫呂氏春秋虞姁作舟物理論化狐作墨子曰工倕作山海經云番禺作束皙發蒙記云伯益作方言關西謂之舡關東謂之舟

三翼

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畧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胷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雜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艦而昔之詩人乃以爲雜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舸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它亦鮮用之者

舟車檝馬

太白陰經云水戰之具始自伍員製之以與楚戰以船

瓊州代酒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為車以楫為馬

舟名

元豐中命安燾陳睦二學士使高麗勅明州造萬斛舡
二隻賜號一為凌虛致遠安濟神舟一為虛飛順濟神
舟令御書院勒字明州造碑

采石戰艦曰蒙衝曰海鯨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
舡欲濟虞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即出伺其
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舡但見舡行而不
見人虜以為紙舡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為之
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
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煙霧眯其人馬
之目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揚城齋海
舡賦序

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日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過
不知舟是此花身小說唐末館閣數公汎舟以木蘭
為題忽一貧士登舟作此諸公覽詩大驚物色之乃李
義山之魄時義山下世久矣又嵐齋集載此詩陸龜蒙
於蘇守張搏坐上賦木蘭堂詩未知孰是

水車

桔槔演繁露桔槔水車也見莊子云按此意制是就有
水處立木其上交午如十字一頭係甕一頭虛垂人為

制其低昂今世捲水之車也魏略馬鈞為園患無水以灌乃作翻車令僮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是今之水車也

拂

俞琰曰拂水車拂也楊倞以為連耒非也耒打稻器非拂也○余按方言僉宋魏之間謂之攝及自關而西謂之梔或謂之拂江淮之間謂之挾或謂之梔註僉打穀者蓋水車拂謂之拂連耒亦謂之拂似不相妨周公瑾雜志頗悉

周公瑾曰今農家打稻之連耒古之所謂拂也玉莽傳東巡載耒南載耨注鉏也耨去草西載銍北載拂注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柳慶曆初知并州楊偕伏所製佛連耒佛簡藏秘府狄武襄以佛連耒破儂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官書梔亦作耨及耨又連耒也見玉篇此梔杖之梔其字從木本非止於擊禾又以鐵為之短兵之利便也



